

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忘记头顶的星空，要永葆好奇，永远前进。

谨以此书致敬霍金

THE INFINITE SPACE

无限空间

刘锦东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无限空间

刘锦东◎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限空间 / 刘锦东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221-14557-4

I. ①无… II. ①刘…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318867号



无限空间

刘锦东 / 著

责任编辑 张云端 孔令敏

装帧设计 陈红昌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杭州市三墩镇苏家坝18号)

版次 2018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3月第1次

印张 9.5

字数 220千字

开本 889mm × 1230mm 1/32

书号 ISBN 978-7-221-14557-4

定价 29.80元

目 录

CONTENTS

序章：三位威廉与一场梦·····	1
第一章·····	11
第二章·····	21
第三章·····	39
第四章·····	54
第五章·····	67
第六章·····	78
第七章·····	89
第八章·····	107
第九章·····	123
第十章·····	131
第十一章·····	136
第十二章·····	144
第十三章·····	153
第十四章·····	159
第十五章·····	164

第十六章·····	172
第十七章·····	196
第十八章·····	202
第十九章·····	211
第二十章·····	228
第二十一章·····	238
第二十二章·····	241
第二十三章·····	257
第二十四章·····	261
第二十五章·····	268
第二十六章·····	273
第二十七章·····	282
尾声：空核桃树旁的老人·····	285
后 记·····	294

序章：三位威廉与一场梦



威廉一觉醒来，感觉头疼得厉害。他检查了一下窗户，关得严严实实。即便昨晚一直在淅淅沥沥地下小雨，冷风也应该不会让他的头疼成这样。

他蹑手蹑脚地爬下床，生怕惊醒了下铺的室友布莱恩。钟表上显示着现在是六点三十，今天他十点的时候才有一节课，但是他不想继续睡下去了，索性拿上外套，出门来个晨间雨中散步。

三月的英格兰的空气中还带着些许清凉，雨水滴滴答答地落在剑河的河面上，泛起点点涟漪。霍金裹着外套，踩着湿漉漉的草坪，信马由缰地阔步向前。他看到远处那棵枯了很久的大树似乎冒出了新芽，突然心生对大自然的好奇，便信步向大树的方向走去。

他一边轻快地走，一边回忆刚刚做的梦的内容。梦在人类记忆里停留的时间可是短得很啊，要是不仔细回忆一下的话，说不定马上就会忘记。他其实已经忘掉了不少细节，但是有一件事情记得很清楚——自己在梦里坐着轮椅。丧失了肢体上的自由真的是一种十分奇怪的感觉，他想，算了，就把这梦作为一次“变成残疾人”

的有趣体验吧。然而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这其实是一个预知梦。

他还记得另外几件事——梦中的他好像是个叫胡桃的女人，虽然他到现在还在奇怪为什么是女孩，以及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奇怪的名字。梦中的胡桃安静地坐着轮椅，作为旁观者在听一个老人为一个小孩讲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

故事的内容似乎是关于宇宙的，那个故事里的宇宙不仅是有边界的，而且还是一环扣一环的，就像在未来他注定会遇到的那个老太太所说的“宇宙就是一个一层摞一层的乌龟塔”一样。作为一名物理学家，他为自己梦到许多跟自己宇宙观不符的事情感到疑虑，那个讲故事的老头讲的一些东西，他觉得简直荒谬不已，甚至还有一些与现代物理学常识相悖的概念。他后来对自己解释说：“这也许是对我心底的某些宇宙想象的浪漫化处理。”

威廉记得弗洛伊德说过：“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是自己向自己学习的过程，是另外一次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人生。”他还听说，门捷列夫就是在梦里得到元素周期表的灵感。这不由又让他对自己的这个奇怪的梦重视起来。不得不说，这个梦确实非同寻常。

虽然梦的大部分内容在他大脑中已经模糊不清，但他依稀记得整个梦的故事框架——这是一个信息量巨大、结构宏伟的故事，自己是怎么在一晚上就把这个故事汲取完毕的呢？也许梦里的时间流逝和现实真的不一样吧。另外，这个梦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就是它的叙事模式很特别。他以前做的梦，要么是跟朋友在国王学院的礼拜堂屋顶跳舞，要么就是和朋友一起在大峡谷里野餐，尽管也都光怪陆离，但都是自己亲身参与的。但这次，自己竟然变成了一个恬静的美少女，从头到尾坐在轮椅上，旁听另外一个十分深奥的

人给一个小孩子讲故事。那个深奥的老头似乎在生活中找不到原型，好像是个亚洲面孔——而他不认识太多亚洲人。

快想想，威廉。努力想想梦与现实究竟有什么关系？梦里还有什么其他的细节？突然，一个清晰却又朦胧的臆想从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来。

一棵大树。

一棵郁郁葱葱、结满果实的大树。

一棵承载无数个宇宙的起源之树。

他边走边想，已经走近了那棵长出新芽的树。和梦里的那棵树相比，好像小了一些，但沧桑不减，似乎与生命或世界联系在一起。虽然他是个无神论者，但对许多宗教传说还是有所了解。比如说，《圣经》里提到伊甸园中有两种树，一种叫生命树，它的果实能让人得到永不朽坏的生命；一种叫知善恶树，能让人与上帝一样分清善恶。亚当和夏娃一开始听从上帝的话，只吃生命树的果实，但在古蛇的引诱下偷吃了禁果，被逐出伊甸园，才开始了整个人类的浩荡繁衍。从这个角度来讲，也许知善恶树才算是全人类子孙的“生命树”。

北欧神话里提到，世界长在一棵巨树 Yggdrasill 上，这棵巨树也被称为“世界树”“宇宙树”或者“乾坤树”。树上分布着九个王国，神族与人族、巨人与精灵共同生活在这棵树上。这个概念与他自己的梦似乎有点像，但还是差距很大，北欧神话还是太过魔幻了。

他站在被点点新绿萦绕的树冠之下，透过稀疏的树枝仰天望去。天色将白，群星渐褪，遥远的世界向他散发出迷人而又缥缈的光芒。

他有点激动地想，这就是我所爱的东西，这就是我将要花上一生去探索的东西。就像梦中的那个男人一样，对宇宙边界的执着，对浩瀚世界的战栗。

“史蒂芬·威廉·霍金先生——”布莱思懒洋洋的声音从后边响起，一听就是刚刚从床上爬起来。他带着打趣的口气说：“今天早上有没有想出打破爱因斯坦理论的新思路？还是说，您终于打算开始写您的博士命题论文了呢？”

“布莱思，你知道……”威廉扶了扶自己的镜框，“什么样的树是核桃树吗？”

二

威廉一觉醒来，感觉头疼得厉害。他检查了一下窗户，关得严严实实。即便昨晚一直在淅淅沥沥地下小雨，冷风也应该不会让他的头疼成这样。

他喜欢梦，梦总是能为他的创作带来灵感。而昨夜做的那个梦，似乎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他梦见自己是一个对一切都很好奇的小男孩，在一个摆满核桃罐子的房间里，他和一个坐着轮椅的女人一起听一位老人讲述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在一个果壳大的宇宙中，一个活了几万年的男人一直在追寻自己的使命，一开始盲目、无助，后来渐渐成长，最后跨越了世界的巨大隔阂，拯救了他的宇宙。

他喜欢梦里的这个人物。人类虽然很渺小，但也可以很伟大。他最欣赏的便是人的主观意识如何在命运的弄潮中兴风作浪。

他边想这个梦，边从床上爬起来，伸展了一下肢体，抖擞抖擞精神。

安妮为他沏了一杯早茶，犒劳离家数月在伦敦独自打拼的他。他喝了几口，身体暖和了一些，头脑也清醒了不少。

吃完早餐，他立即进入工作状态，就开始在餐桌前修改自己还没写完的那个剧本。他喜欢写这样的剧本，剧中人物强烈的动机，驱使他们在他的稿纸上演绎一场又一场铭刻千古的闹剧。人丑在非理性，也美在非理性。他很欣赏高尚的品格，对他来说那是人性的光辉。

这时，他的小女儿茱蒂丝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打断了他的思路。

“爸爸，凯特死了。”茱蒂丝哭着说。

威廉这才注意到茱蒂丝怀里的老白猫：“哦……这个消息真令人伤心。”他一手把女儿搂在怀里，“我很抱歉，茱蒂丝。”

茱蒂丝的泪珠夺眶而出，她哽咽着说：“我今天……早上……在后院……发现的，昨天……昨天它还好好的……为什么？为什么……”

“亲爱的，凯特年纪也不小了。说不定是她的寿命到了，上帝只是刚好把她给接走了。”

“求求上帝，不要把她从我身边带走。求求上帝，爸爸。如果我向上帝祷告，我是说，我不再偷懒了，我用我最虔诚的心去祷告的话，上帝会不会回心转意，把凯特还给我呢？”

威廉一时语塞：“呃……我不知道，茱蒂丝。你可以试试，但没有人成功过，生是我们的事情，而死是上帝的事。我们能做的，唯有怀着对上帝的敬意，以及对生命的敬意，继续生存。”

他摸摸茱蒂丝的头：“你先把凯特抱到后院去吧，我一会儿就过去。咱们给它做一个像样的墓碑，这是活着的我们唯一能对死去的它做的事情。”

看着女儿伤心的样子，威廉不禁一阵感慨。这就是我唯一能对女儿说的吗？三年前小儿子哈姆尼特死于疫病的时候，他清楚地记得茱蒂丝哭得像个泪人，好长时间她都精神恍惚。她是一个多么重感情的孩子啊！三年过去了，本以为她会对死亡更加泰然，然而这次凯特的离去，又让她深陷悲伤。

他活了那么久，经历过无数次生离死别，自以为对死亡可以从容面对了，才说出什么敬意之类的冠冕堂皇的话来教育女儿。可是他知道，那无数的葬礼只是让他对死麻木了而已！只是让他知道在死面前他有多么的无能而已！

威廉突然有那么一丝丝嫉妒自己的女儿。因为他觉得，自己还不如一个孩子，她至少对死有憎恨的勇气！而如果这就是每个人的命运的话，自己有同命运搏斗的勇气吗？

此时，也许是因为回忆起哈姆尼特的死，也许是因为自己在质疑命运，威廉突然想起了自己很久以前搁置的一个剧本。那是一个历史剧，讲的是一个王子复仇的故事。

他突然有了一种想把这个剧本写完的冲动。

他从书架的灰尘中翻出那个未完成的剧本，放在桌上，看了眼题目，自言自语地说：“好，待会埋葬完凯特之后就动笔。”

剧本封面的灰尘下覆盖着一个注定会名留千古的名字。《哈姆雷特》正静静地躺在威廉·莎士比亚的桌台上，等待被撰写。

三

威廉一觉醒来，感觉头疼得厉害。他检查了一下窗户，关得严严实实。即便昨晚一直在淅淅沥沥地下小雨，冷风也应该不会让他

的头疼成这样。

他习惯性地打开放在床头柜的手机，查看时间。他房间里没有表，因为他觉得手机便已足够，没必要再特地去买块表。

早上八点半，时间还早。他长舒一口气，在床上赖了一小会儿，才起床去厨房做早餐。其实他今天上午没有课，但物理系的学姐告诉他，上午十点有一个天体物理的讲座，主题是普及引力波知识。他说他要去。对于一个学习人文学科但坚持要瞻仰一下自然科学圣光的科幻迷来讲，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吃完几口面包，他麻利地穿上风衣，拿上长伞，往学校奔去。他的宿舍到他所上课的校区需要沿着泰晤士河走 40 分钟的路程，但他宁愿每天走，一是因为伦敦的地铁跟北京的地铁相比贵得吓人，再者他喜欢享受泰晤士河边的风景。

海鸥和飞鸽在河上盘旋，说着不同语言、穿着各种风格衣服的人们在河边来来往往。有的人悠闲踱步，陪着孩子拿面包屑逗鸽子玩耍；有的人行色匆匆，提着手提包快步而去；有的人穿着短裤、短袖，坚持晨跑……如果天气不错，河边会有一些街头艺术家，或落魄或真的热爱生活，尽情地施展自己的才华。还会有一些流浪汉，手里拿着 *BIG ISSUE*（《大事件》杂志），向每一位过往的先生、女士寒暄。

泰晤士河在他心目中就是一条时间之河。可能是因为他第一次听到 Thames（泰晤士）这个词的时候觉得音似 Times（时间、时代）。他走在河岸边，看棕色的浪涛随着来自大西洋的风东流而去，见证了人类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迈出的辉煌步伐，也见证了人类第一次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还见证了人类第一次为污染而付出的惨痛代价。这条闻名世界的河流，多少文学家为之感慨，

多少落魄者在此了断一生，时间在这里飞逝，似乎也在这里驻留。

这条闻名世界的河流，他以前只在中小学英语教材上见过。不曾想，今日居然会天天跟它见面。他不由感叹时光流逝之快，前一天还说自己不想学英语不可能出国留学，今天却已经站在了伦敦国王学院的大门前。

他边想边走，走进了国王学院的大门。

“William! 魏联——”

听到有人字正腔圆地叫自己的中文名，威廉才反应过来是在叫他。学姐和她的男朋友 James 坐在阶梯教室的西边，向他热情地挥手。

James 伸出他粗壮的手，跟威廉握手：“Hey! William, how are you?”

“Recently I’ m writing an essay about Shakespeare, which makes me pretty tired. You know, the language he used is too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for me. (最近我在写关于莎士比亚的论文，搞得我很累。你知道，语言太难懂了。)” 老实说，他一点也不喜欢莎士比亚，就因为这老头的戏剧语言着实难懂。

“Sounds interesting.” James 饶有兴致地说，但听起来特别客套。

几句寒暄过后，他们一起进了教室。主讲人已经站在讲台上，引力波的演示文稿在显示屏上铺开。作为封面的那个图片，威廉已在网上见过好多回：两个球体围绕对方做旋转运动，它们的尾巴就像水中的波纹一样在空间平面泛起层层涟漪，令人联想起道家深奥的阴阳哲学。一个十分美丽的模型，就像无数位科学巨人所说的那样，真理和法则往往存在于简单和美丽之中。

“准备好迎接探索宇宙的新大门了吗？”教授会心一笑，开始了他的演讲。

在回家的路上，威廉脑袋里还装着刚刚教授演讲的东西。虽然演讲中有很多概念他完全不懂，但有关引力波在哲学和艺术层面的意义与影响，他还是听懂了一些，他觉得那才是科学最吸引他的地方。他读过一篇文章，说人文和科学是相通的，很多著名科学家在人文方面的造诣都很高，比如爱因斯坦、霍金等。

威廉特别佩服科幻作家，他们很多都是预言家，或者说他们用创作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科学，使科学家不知不觉地按科幻作家想象的将来构建当下。凡尔纳预言了潜水艇，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大法则对当代人工智能研究影响深刻，亚瑟克拉克甚至预言了宇宙空间站、iPad、依靠卫星轨道的全球通讯等一系列发明。据说，前些年当苹果告三星侵权 iPad 时，三星还以亚瑟克拉克和希区柯克的《2001 太空漫游》作为平板电脑“灵感来源”反击苹果。

女王大道旁的街灯亮起，河岸酒吧又聚满了举着酒杯谈笑风生的人们。他们操着高雅的英式英语，说的却是有点下流的黄段子之类的话。威廉佩服英国人，他们中有很多对人类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无论是在文学、科学还是人类社会的构架上。然而，他骨子里被生长环境灌输的荣誉感告诉他——他希望，有一天东方人也能对人类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他看过不少英美科幻电影，这些电影经常给他传递一个信息：未来的主角还是西方人。他希望改变这种局面，创作一些关于东方人的科幻作品，给东方人以自信，也让西方人重视东方人。即便只是一个天真的想法，但此时他真的很想实现。

这时，他突然想起昨晚做的一个梦。虽然是梦境，但却无比真

实，就像是在另外一个空间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一样，震撼着他的心。

他停下脚步，在泰晤士河边的长椅上坐了下来，努力回忆那个梦的蛛丝马迹。他想起来了，梦里他好像是一个奇怪的老头，面对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孩子和一个坐着轮椅的女人，讲述了一个东方人在跨越巨大的时间和空间障碍去守护未来的故事。这个故事虽听起来太过传奇，却很符合他此时的心境。于是他顺着梦的影子，继续捕捉梦的实质。

月光轻洒在泰晤士河上，随水波一起一伏，恰似梦幻一般。他注视着这条看不见尽头的时空之河，渐渐走进了昨晚的梦境，梦中的人物和故事都渐渐清晰起来——

第一章

粉色的树林一望无际，安静而恬适。

一个银色的圆盘出现在遥远的天际，瞬间来到了树林顶端，在空中划出了一道风行线。大树纷纷弯腰避让，倒向两边。等它们直起腰来抬头瞭望，想捕捉来袭者的踪影时，圆盘已变成了一个圆点，极速缩小，很快就不见了踪影。

这是一个飞碟，新型的民用载人机，正以每秒 12 千米的速度向前方的城市移动。飞碟极速地转动着，但碟舱里相对稳定，三个人悠闲地坐在里面聊天。

“自从你爸爸扎进宇宙空间研究所，你也就跟随爸爸的脚步了。学什么天体物理？真是命运捉弄！你们的爷爷、太爷爷都是天文学家，都没研究出个名堂，再去研究这个，有意义吗？”坐在中间操作飞碟的黑发女人唠唠叨叨地说。

这个女人名叫吴妍，她的左右各坐着一个男孩，一个十七八岁，一个十二三岁。两个男孩长得都有点像她，显然都是她的儿子。

“或许跟周氏家族的遗传有关！”稍小的男孩说。

吴妍扭头冲着小男孩：“周哲，我没问你。我问你哥哥。”

周寻笑了笑，接过话说：“弟弟刚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兴

奋坏了！您问这个问题，他自然认为是问他。”

“嗯？”吴妍转头面向周寻，“周哲接到录取通知书了？不是还没报专业吗？”

“妈妈，专业我昨晚已经通过网络申报了。”周哲说。

“哦，你已经申报了。”吴妍自言自语地说。停了下，她突然觉得不对，惊讶地转头，“你已经申报了？！”

“嗯。”

“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吴妍的语气带着埋怨和不满。

“我跟爸爸、哥哥都商量过了呀。”

“周寻，你弟弟跟你商量了吗？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她转头问大儿子。

周寻看着窗外，小声说：“妈妈，反正您能猜得到结果，告不告诉您，没什么区别。”

“哼，哼！”吴妍叹了口气，神情无奈地说，“又是天体物理学？”

“嗯。”哥哥和弟弟异口同声。

“我就知道……”吴妍表现出一副“果然是这样”的表情，“周寻、周哲，我知道你们受了爸爸的影响，认为一定要继承家族传统，但时代不同了，你们应该去做你们喜欢的事。”

“这就是我们喜欢的事。”两人又异口同声。

“唉……”吴妍垂了一下头，叹了口气，装出可怜的模样，“真是不出我所料，你们果然都和爸爸一样，选择了天体物理。你们父子三人就这么忍心把妈妈一个人放在中央行星上，终日与那些缥缈的星星做伴？”

“再过两年——”周寻对妈妈笑了笑，“只要您的身体好些，